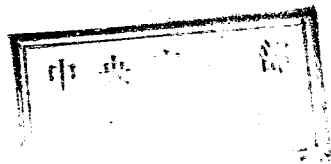


九月的太陽

高
亨
題



黃寧嬰著

詩場叢書

九月的太陽

黃寧嬰著



2224

詩歌出版社出版

一九三八

目 次

獻詩

蒲序

我們的誓詞

再生..... 1

我們的誓詞..... 5

北風作歌..... 8

陋巷..... 10

，某燈塔..... 13

國防的歌

九月的太陽..... 15

咱們要直撲大廟..... 20

國防的歌..... 23

蘆溝橋..... 30

睜開狗眼吧，狗子！.....	38
----------------	----

春到人間

新年曲.....	43
春到人間.....	47
黃沙.....	51
靜靜的煤山.....	53
小露茜，我的壞孩子.....	55

岸

岸.....	59
香港.....	66
黃昏.....	73
光的歌.....	80
劫.....	85

後記

木刻：梁永泰

獻 詩

把這鐵的呼召

借太平洋

颶風的翅膀

飛翔吧，飛翔吧！

播向

亞細亞

每一道河，每一道江，

每一片山，每一片田塹，

每一座城，每一座村莊，

每一個亞細亞的

被擠壓的羔羊。

用粗暴的音響

捲起他們憤怒的叫嚷吧！

捲起他們咆哮的潮浪吧！

把他們的鏈鍊毀掉，

把他們的短襪衣脫掉，

叫他們站起來，站起來
在亞細亞的原野上，
給他們一付鋼鐵的胳膊，
給他們一套簇新的武裝吧！
如今，他們只需要一桿步槍，
或者一桿輕機關槍了。
用這鐵的呼召，
呼召他們，
讓他們滔滔的
沸騰的血浪，
去淹殺
那饑食的狼！
(羊跟狼的力量原是一樣，
只要集體的羊賦與武裝。)
給他們一桿步槍，
或者一桿輕機關槍吧！
再給他們一顆紅心，
或者一顆太陽吧！

一九三七・一二・九。

序

寧嬰的詩有優美的，愉快活潑的情調。在多量但決不使人厭倦的排句上，他適當展開了他的詩想，完成了他連珠式的抒情。

當然，不光是形式，寧嬰的詩會十分被我們愛好的。——這就是說，寧嬰的詩之能使我們有「連珠式的抒情」的感覺，實又基於詩中確有金線貫光珠。

作為金線貫光珠的東西是什麼呢？

那就是寧嬰始終有「走向光明」的信念，他要：

我昂起頭，眼盯着天和地，
向太陽喊出新生的歌唱！

——再生——

「岸」是一首隱喻的象徵詩，一同於對理想世界作抒情的「光的歌」。寧嬰的歌唱，是憧憬着理想的光明世界的。

基於此，他才會貶「春到人間」，嘲笑都市繁華滿口「黃沙」。甚至為木偶的末劫而寫了「劫」，為表現，刻畫都市的矛盾，黑幕而寫了「香港」。

然而，所謂「走向光明」，決不僅是幻想的架空，而新詩人必得面對着現實，為當前的光明的動向，前進的思想而歌唱。就是說，在中華民族的如此危亡的時候，真正的前進詩人，決不能沒有國防的戰鬥的歌唱。

寧嬰的筆，對此業已相當做到了。他不是不僅唱着「國防的歌」，「九月的太陽」，而且直接喊叫着「咱們要直撲大廟」，要用血肉守護「蘆溝橋」嗎？

不過，就寧嬰的詩作全部來說，初期是頗有唯美的色彩，即對於煙火氣味濃厚的尤其是鐵的現實的歌唱不十分足夠，而且，即今「再生」以後的他，雖然已有了決心的覺醒，也還得十分注意，非得親自在實現生活中多作磨煉不可。

好在寧嬰已有自知之明，對於上述的一點，以後，他必定可以做到，他是早就有過這樣的說話：

橫豎我們是在善與惡，
光明與黑暗的混戰中
成長起來的，我們不怕！
對於我們，惡劣的命運
將招致更刻苦的鍛鍊；
多一同的磨難，
多一分的確信；……………

— ~~~ —

今後，以擅長於抒情的歌手的寧嬰，假如
能够更傾向於明朝的政治社會現實的抒情化，
他會有如海涅之永在詩壇上留一光輝的罷！

集中，我喜歡「九月的太陽」，「光的歌」，
「某燈塔」，「咱們要直撲大廟」，而作為具體的
表現，嘲弄，諷刺，「劫」，「香港」頗有可取。
「春到人間」，「黃沙」調子潑辣可愛。至於「新
年曲」則有濃熱的政治抒情熱。

最後還值得再加一筆去提述到的是「靜靜
的煤山」一篇，側面輕描淡寫，却映照出了資
本帝國主義最高階段的不景氣時代，這種手法
是極值得注意的。

蒲 風 一九三七年八月卅一日

我們的誓詞



再 生

現在，我要奠好了堅固的根基，
把自己築成一座宏大的工廠；
用鋼筋支撐起我的身體，
在浮土上打滿了鐵樁。

管它平地轟雷，管它颶風暴雨，
尖銳的汽笛會喝退一切的襲掠。
你看，烟突的濃烟，那虹霓的嘔氣，
苦難裏只有我的死勁，我的剛強！



從前(如今說起來當真慚愧)
這兒也曾是一個小小的工場，
也會製造過玲瓏精緻的玩具，

(南)

也曾製造過上流人的美糧：

我製造鋼琴，製造悅耳的留聲機，
使沙發上的貴人們愉快地安享；
我製造糖果，製造芬芳的香口珠，
使樹蔭下情侶的蜜語更覺綿長。

於是我便被稱作幸福的天使，
我滿足了，因為伴在春天的身旁，
我的身上覆蓋了鬆軟的厚被，
再不教耳朵聽得見鬥爭的喧嚷。

到底那有什麼意義，有什麼意義？
我真不明白當時自己的思想，
幹嗎那樣無聊，那樣癡，那樣愚，
爲着污臭的糞蛆，丟擲了少年的時光！

我覺醒了，從惡夢裏挺身而起！
邁開鐵步，我踐碎了可卑的工場，
我昂起頭，眼盯着天和地，
向太陽喊出新生的歌唱！

現在，我要奠好了堅固的根基，
把自己築成一座宏大的工廠；
用鋼筋支撐起我的身體，
在浮土上打滿了鐵樁。

我要製造戰艦，製造盤空的飛機，
我要製造炸彈，製造犀利的刀槍，
我要製造重砲，製造坦克，毒瓦斯，
我要製造麵飽，製造大眾的口糧。

爲了幾千年來積鬱的憤氣，
爲了鐵蹄下的踐踏必須反抗，
爲了洪水漂去了一具具浮屍，
爲了飢荒蠹蝕了我們的家鄉，

爲了一切的怯懦，一切的潰腐支離，
我該把新的工作擔當在肩上！
肉搏就從今天開始，而且永不停止，
我要趕緊製造利器，製造食糧！

管它平地轟雷，管它颶風暴雨，
尖銳的汽笛會喝退一切的襲掠。
你看，烟突的濃烟，那虹霓的噓氣，
苦難裏只有我的死勁，我的剛強！

一九三六，五，八。

我們的誓詞

——贈雯

這絕不是混着貪玩！

我們——這一雙小夥伴，

用一圈金環

串上了兩顆心肝，

之後，再綁細，

選一條鋼筋！

我們不曾賒贊

金環的璀璨，

更不敢空付

鋼筋會繫得多緊，

我們只願

把斗大的兩個膽

培植在同一的命運，
使他們的力量
由二增到一萬！
愛戀只是刻苦的鍛鍊，
爲了爭取未來的安全○
未來的安全
是在殘酷的威壓下
那雷霆的吼喊○
橫蠻的險阻正是一把火，
燎起了我們戰鬥的勇敢！
是的，我們拿愛情做手段，
仗着它，我們
向黑夜宣戰！
今天，我們迎着北風，
在北風裏發願：
跨盡峻峭的山巔，

涉盡洄濤的海岸，

我們要披棘向前！

我們要破浪向前！

一九三七，二，二〇——二五。

北 風 作 歌

如今，我知道

你的利害！

你，衝激我

像冰塊。

我要用怒火

燎起心煤，

把你熔成水，

把你趕回

平和的老家

——海！

如今，我知道

你的利害！

— 8 —

你，緊壓我
像石堆。
我要用鐵手
把你推開，
我要用錐，用鎚，
把你擊作片碎，
把你搗成灰！

如今，轟一聲雷！
教你知道
我並不披顏。
我領受你的欺侮，
回敬你一個倒霉。
到頭來——
且看你悍強
還是我利害！

一九三六，一二，七。

陋巷

告訴我這到底爲什麼，
爲什麼你總是糾纏着我？
難道趁着這夜靜時候，
你就可以肆意向我囉嗦？
唔，我明白，我知道得很清楚。
是不是爲了這兒只有你一個，
（真的你已噬盡了我們的伴夥？）
你就用毒爪欺侮我？
哦，那麼，也好，你來吧！
你來，我得老實對你說：
這條黑暗的長巷
我願意冒上一萬個險走過！
就算是眼前橫着惡魔，

我的心也不容許我的身退躲，
原因是我不能向後退，
也不能瞞岔道兒走錯○
好，你來，我敢對着一切起誓：
我斷不會遭受到你的挫，
斷不會屈死在這悠長的小巷，
爲了你的凌辱，你的攔阻○
儘管你裝好了千百度陷阱，
埋下了遍地刀劍干戈，
我也要來，我也要一步步跨過，
靠着我的摸索，摸索，摸索……
我知道那兒長滿苔蘚，
那兒是浮土，那兒有水窩○
也許我要給你絆了一交，
然而我勝得起絕大的顛簸！
我爬起，靠着我的剛強，

我一定要打這兒爬過，
我一定要趕回我的家！
我的家就在那邊，一朵閃爍的紅火，
紅火下顯耀着我的勇敢，
我忍受着一切的難磨！
我踏碎了一切的險阻！
留心我終於把艱途渡過，
那時，好教你咋舌，好教你滾！
呸！欺人的小子，你真傻！

一九三六·九·六·

某 燈 塔

不管風，
不管雨，
不管翻天的浪，
更不管月夜
星夜或黑夜，
只要在夜裏。
你總是，永無休止地
震着一隻小眼睛，
叫過路的行客
謹慎他們的前程。

雖然你的光
是可憐地淡黃，
也許有時照不亮

行客的鹵莽，
把自己的船，
把自己的胸膛
向礁石邊撞○
甚或不把你放上眼，
還教唆海伸出手掌
賞你幾記耳光，
吐一泡唾沫
向你的身上，臉上○

然而，你還是
永無休止地
霎着你的小眼睛○
只要在夜裏，
不管風，
不管雨○

一九三七，五，一三。

國防的歌



九 月 的 太 陽

誰的地方，誰的邊疆？

萬里的長城，萬頃的牧場！

誰的美糧，誰的寶藏？

遍野的高粱，遍山的金礦！

咱們，三千萬群眾

像羔羊

滋長，

滋長在數千年老壯的家鄉，

在四百萬方里的土地上！

咱們工作，伴着太陽，

咱們休息，枕着月光；

日中，從不教田畦裏雜長一株野草，

夜裏，從不教大門外掀惹一聲犬吠。

眼瞅着數千年的時光
在和平裏緩緩流淌；
眼瞅着幾百代的子孫
在寂靜裏誕生，在寂靜裏死亡；
眼瞅着秧兒綠，秧兒黃，秧兒漸漸長，
麥桿長成鐵般強！
今年收成好？誰不這樣想，
好時誰家不歡狂，誰家不燒香？
壞時咱們會用祈拜代替懊喪，
期望着萬靈的菩薩庇佑，
明年好來一場豐收補償。
土地就是咱們的乳娘。
咱們顆顆的血汗聯成串串的希望：
希望着家鄉永遠安祥，
希望着乳娘永遠健壯！
還有咱們的產業，

那濃密的森林，黝黝的鑛藏，
嚴禁着不肖的子孫妄自毀傷。
咱們懂得克毅，懂很善良，
爲了這——絕大的容忍與退讓，
咱們失去了四百萬方里的地方，
在一剎那，是的，在一夜間
咱們失去了廣大的家鄉！
那時敵人不曾耗上幾粒子彈，
我們的將軍還醉倒在舞場！
咱們，安分的百姓却在夢中，
在夢中給敵人闖進了樓房！
九月的太陽，
射不出一線金光，
咱們要撕開胸膛叫嚷：
誰的地方，誰的邊疆？
萬里的長城，萬頃的牧場！

誰的美糧，誰的寶藏？
遍野的高粱，遍山的金礦！
從此，咱們慈愛的乳娘
供給了敵人獸慾的飽嘗；
咱們和平的家鄉
遭受了敵人兇殘的劫掠；
咱們慘淡的命運
瑟縮在敵人閃耀的刀上；
錦繡的河山永遠不是我們底，
三千萬同胞在鐵蹄下變了奴隸！……
五年的時光錮鎖着田園的荒涼，
五年的積鬱噴出了火山的反抗！
如今，咱們要撕破了胸膛，
咱們再也捺不住叫嚷：
你，九月的太陽那裏去了？
幹嗎射不出一線金光？

幹嗎鼓不起一絲力量？
幹嗎甘願在黑暗裏淪亡？
你，九月的太陽！
從艱苦的掙扎裏滾上來吧，滾上！
聽，咱們更生的歌唱
激起了雷轟的震盪！
看，咱們鐵鑄的手掌
在革命的戰鬥下展揚！
奴隸們，記住！
咱們要在太陽底下爭取解放！

一九三六・九・一八——二五・

咱們要直撲大廟

兄弟們，準備！

今晚一聲號叫，

咱們要

直撲大廟！

趕快

打緊你的綁腿。

喂！敵人的腦袋

你可能踩得碎？

今晚，咱們要

用刺刀

向匪徒

把血花雕！

趕快
趕快把刀鋒磨耀！

繫緊子彈
在你的腰間；
握緊步槍
用你的鐵掌；
今晚，咱們要
把黑夜染成紅場！

用死勁去拼命，
用肉搏去痛勦！
今晚，咱們要
一個敵人統殺掉！
明朝，咱們要
把國旗插在大廟！

兄弟們，記住：
咱們活在一起，
咱們要死在一處！

一九三六・一二・九・詩成未日
大廟即入我軍手中・

國 防 的 歌

國防，國防！
可耻的百年間
你喪失了多少地方？
你遭受過列強
多少回的炮轟，
多少回的搶掠？
如今，我要跟你
結一結總帳：
東邊，你被佔去了
庫頁島，朝鮮，
琉球，台灣。
南邊，你被斬去了
蘇祿，安南，

暹羅，緬甸○

西邊，你被支解了

錫金，不丹，

阿富汗，浩罕，

哈薩克，布魯特，

尼泊爾，拉達克地，

克什米爾，布哈爾○

北邊，你被盜竊了

黑龍江的北岸地，上源地○

百年間你喪失了

二千四百七十萬方里！

較本國的版圖

少不了三分一的土地！

空餘下一張海棠葉

做你羞辱後的虛慰○

滿以為也許從此

可以保得住自己。
不料六年前
一個秋天的夜晚，
鄰邦吐幾聲砲彈，
正如吐幾口唾液，
東北的國防綫
便從黑龍江畔，
烏蘇里江畔，鴨綠江畔，
儘管退縮，退縮，沒幾天
竟退出了東三省邊！
往後天天，月月，年年，
儘管退縮，退縮，
如今退縮到察北，綏遠。
國防，國防！
你美麗神聖的名詞，
國家最矜貴的裝飾，

國民賴以生存的命脉。
我們沒有你，我們沒有你！
拱讓了四五省的土地，
在冀東，還成立了自治組織，
本國的官吏，
做了第二個溥儀傀儡。
古城裏
敵軍昨天操演，
今晚練習巷戰，
叫坦克天天嚙嚼地面，
叫家家一早鎖上大門，
這一趟，我們的國防線
退縮到大門後邊！
大門後邊？
嘿，大門後邊也難保得穩；
假如屋子裏亮一盞燈，
— 26 —

只要天皇的兵大哥聽見，
一下子不高興，
投一個手榴彈，
像擲一個壘球，
盡教你腸穿肚爛○
同胞的性命
在敵人的手裏
只是一種玩具，
津河漂着一具具浮屍，
我們的國防在那裏？
一面說什麼調整邦交，經濟提携，
一面卻押護着如山的貨物，
在華北，華中，沿海各地
實行武裝走私○
還向四處收買漢奸，
企圖搗亂，

搗亂我們的治安。

天津數千華工被騙出關。

我們的同胞失去保險！

我們的國防毀壞無完！

嗾使蒙古德王叛變，

發表獨立宣言。

長江河面，沿海一帶，

廈門海面，汕頭海面，

佈遍

尋覓的敵艦。

國防，國防！

你已喪失了過多的地方。

你再也不能退讓，

退讓的身後跟着滅亡。

快鞏固你自己的陣壘，

用砲彈，用大刀去搶，

用血，用肉去搶，
搶回被搶掉的邊疆！
國防，國防！綏東吼喊了，
平津，汕頭也吼喊吧！
吼喊吧，我們的國防！
我們需要你，國防！
我們衛護你，國防！

一九三七・六・一八・

蘆溝橋

蘆溝橋，蘆溝橋，
歌頌你！歌頌你
一千數百年來
悠久光榮的歷史，
歌頌你
六百餘尺光潔的
大理石的身軀，
歌頌你
屹立不移的橋基，
歌頌你
曉月殘風的景緻！
你，跨緊在渾河的兩岸地，
像一道彩虹

割斷了長空，
像一條矯健的天龍
衝破了宇宙的迷濛。
你喝飲着渾河的急流，
你呼吸着北漠的朔風。
你是中原的玉帶，
一千數百年了，
你的日子和平地去，和平地來，
雖然歷代帝王的爭奪，
將軍的廝殺，
曾把你塗上腥羶的汚血，
侮瀆了你靈魂的純潔，
然而，儘管朝朝代代的嬗遞，
儘管無定河底
白骨纍纍的堆積，
你却耐過了風霜雨雪，

永恒地在中原橫臥着！

如今，真想不到

倭奴在你的身上

用砲，用槍，

把我們的同胞

炸成肉醬，

把我們的屋宇

毀作瓦礫的荒場，

他們還想把狗腿

踏上你聖潔的胸膛！

蘆溝橋，蘆溝橋，

誰還耐得住心看你，

看你又在暴力下淪亡！

你醒來了，你醒來了，

你英勇的兒子

廿九軍的兄弟們

擦一擦拳頭，握緊了黑掌，

在飛機，坦克的威脅下，

在步槍的口裡衝出了叫瀾：

『我們不能撤防！

我們不能撤防！

我們要抵抗！

我們要抵抗！

蘆溝橋是養大我們的地方，

蘆溝橋也就是我們的墳場！』

你醒來了，你醒來了！

大野震蕩着你的吼響，

兄弟們咬緊了牙根，

赤了膊，黝黑的肉像銅像鋼，

堆起了堅強的防壘，

我們的防壘固若金湯！

六年來的屈辱，

六年來的血賬，
讓我們一朝清償！
他來一個，我殺一個！
他來兩個，我殺一雙！
來吧，瘋狗，野心的豺狼，
用騎兵，用飛機掩護着步兵來吧，
我們有手榴彈，有大刀，有槍，
我們更有炸不碎的
復仇的心像火一樣！
受傷的也帶傷拼命，
一夜結果了他五百條狗命！
聽團長吉星文的豪語：
『宛城卽我義地，
決共存亡生死！』
任敵人用重砲
把全城拆成廢墟，

任敵人用毒彈

把同胞的血肉炸得滿天橫飛，

可是，進攻了兩個星期，

却割不去我們一寸的防地！

蘆溝橋，蘆溝橋

大理石的蘆溝橋

你已半被擊毀，

像天龍倒在血泊裡！

看呵！半空擎起了九萬萬隻手

九萬萬隻手緊握在一起，

他們一致拿血肉守護你，

蘆溝橋，他們守護你！

要死，也得轟烈的死，

別讓狗腿踐踏你……

『有你沒有我，

有我沒有你！』

我們不能學過去
像蠢豬再多吃一次虧，
『平則和，不平則不和。』
滿紙的談判怕只是
敵人緩兵的詭計，
難道我們還那樣癡愚，
睜眼看人家在自己的土地
農產可以隨便收，
鑛產可以隨便取，
鐵路可以隨便通，
航機可以隨便飛，
可以販毒，
可以走私。
分明是把靈魂讓給人家，
獨愛惜着軀殼有什麼意義？
說什麼宛平殘風，

說什麼蘆溝曉月，
還我們的頭來再說！
蘆溝橋，我們守護你！
要死，也得轟烈的死，
別讓有一條狗腿踐踏你！

一九三七・七・二二・

睜開狗眼吧，狗子！

睜開狗眼吧，狗子！

看我們戰線的擴展：

在淞滬，在南口，

在張北，在獨流鎮，

擴展成長長的鎖鍊。

任你喪够了命，流乾了血，

耗盡了槍彈，砲彈，毒彈，

休想把我們斬斷，

把我們毀去一節，一段。

我們，我們是四萬五千萬個

扣緊了的鋼環！

我們情願

把生就的一條身子

投向萬度的死戰；
我們情願
把屍首堆起了肉壘，
讓死去的骨肉
也來守衛自己的防線；
是的，我們情願！
我們只會衝鋒向前，
絕不會退後一尺一寸。
無盡的兄弟跟貼後邊，
即使我們倒了
空下的崗位有他們來填！
勝不驕，敗不餒，
記住！我們的抗戰
是焦土抗戰！
我們知道抗戰的完結
決不會在快到的明天，

好在我們早已準備好
一年，兩年，三年，……………
甚至抗戰到永遠，
永遠，只要我們
還賸下一個人，一根槍，一粒子彈，
只要我們還能動彈！
『好玩火的必死於火。』
狗子，我要你知道
這句名言並非荒謬；
如今你在我們的心頭
放下了火種，
如今，四萬五千萬顆心失火了，
是的，四萬五千萬顆心失火了！
它們要聚成一座火山，
狗子，你可曾知道
你已踏進了我們的火山口？

看我們將噴熔岩
把你完全熔掉！
哈哈，還不到兩個月吧，
狗子，你就老羞成怒嗎？
呸！誰害怕？
誰害怕你飛機轟炸？
誰害怕你海岸封鎖？
老實的告訴你
我們抗戰的英雄怎麼說：
『保證戰爭的最後勝利
必屬諸我！』

一九三七・九・一

春到人間



新年曲

你來了！

在瀾天霪雨的飄洒裏，

你終於彈着憂鬱的

簷溜之歌來了。

我歡迎你！

我把華氏表五十六度的天氣

養成一百八十度的熱情歡迎你。

我曉得爲甚麼你終日鎖上眉，

總是那麼落寞，那麼煩慮；

我曉得爲甚麼你剛開始

便如同一九三六的收東那樣

挾着招怨的風雨

淒迷了大地。

然而也算是倖運吧，
你終於平安地，悄悄地來。
教聰明者的預言
無聲的沉下大海，
空說着世界的火藥庫
將在你的瞰視下爆裂，
空說着你潔白的胸懷
將濺流着人類罪惡的血。
如今，差幸這依然是
一場未兌現的噩夢；
雖然濃厚的火藥味
早已重罩在我們的周圍。
我們並不曾妄想過
那快要降臨的戰爭底規避，
我們是慶幸着有更充分的時間
給實力以更充分的準備。

我們歡迎你，
正如歡迎一場大屠殺，
因為戰爭是我們唯一的生路，
靠着它，我們拯救了積弱的自己，
靠着它，我們洗刷了恥辱的歷史。
你是憂慮着可怕的噩夢嗎？
所以你鎖上了眉，
還把哀歌奏成了滿城風雨？
我們感謝你，感謝你的盛意。
我們已經洞透了生存的真理。
請撒射陽光吧，我懇求你！
我們最厭惡那弱者的憐語，
祇有血才能染紅我們的土地，
祇有血才能染紅我們的國旗！
我們歡迎你，
歡迎你用嘹亮的嗓子，

我們要用粗壯的手抱緊你。

我們用千萬個注意

守候着火藥庫的爆發，

守候着雪耻的廝殺。

請爲我們撒射陽光吧，

公歷一九三七，歡迎你！

一九三七·一·七·

春 到 人 間

吐香啦，玫瑰，水仙，

吐香啦，黃菊，芍藥，

（因為春已萌芽）

吐香啦，桃花，梅花，

吊鐘花也吐香吧！

（因為春已萌芽）

怪道滿城擾攘，

滿城喧嘩，

就連渠溝的孑孓

也為香氣而煩惱嗎？

哦——當真？

半句不假？

誰說的？

騙誰？這瘋話！

春在微笑？

春已抽芽？

是嗎？是嗎？

分明是牛糞堆上

插鮮花，

鬱不死

也鬱得一身臭騷。

儘管燒吧、燒吧！

難道紅的爆竹紙

那火藥味

就可以辟邪？

邪

早在大地上結了痂。

（人類的心窩

祇配解烏鴉）

不信？請嗅嗅那腐肉
可是跟爆竹氣味相投嗎？
爆竹，槍彈，
燒吧，儘管燒吧！
不是血的渲染，
那有遍地桃花？
那有滿天紅霞？
刹那的虛華，
深淵裏長泣的代價。
春到人間，
帶來了一片花話；
春將鬱死，
鬱死在過濃的氣味下。
吐香啦，玫瑰，水仙，
吐香啦，黃菊，芍藥，
吐香啦，桃花，梅花，

吊鐘花也吐香吧！

這是開始，也是終結哪。

春到人間了，

哈哈，笑話！笑話！

一九三七・癸曆除夕

黃 沙

這日子，挾着滿口黃沙
撒來了浮囂的繁華，
一股悶熱攪一股冰冷，
一陣子鐵樹鏽朶墨花，
空累你溢滿一泡歡喜
淋熄了落暮紅霞。
誰不想在雜亂的腳下
抽出了遍地新芽？
然後倉皇裏裝一刻閒暇，
(盲目的趨踰羨煞人家？)
千萬句發問同一句答話：
機械的輪動——沒有它
那裏帶來了歷史的進化？

進化，進化！神秘的名詞
牛糞堆上結一傘菌花，
那可愛教臭氣滲滿天下。
告訴我：誰曾抽出過新芽？
誰曾踐得碎這愚蒙的笑話？
算了吧！你，浮囂的繁華
挾着滿口黃沙，黃沙，黃沙！

一九三六·一一·一〇·

靜靜的煤山

誰銷納得下呢？那一家工廠

還長下了這饕餮的胃量？

好把山一樣的煤礦

吞過精光，饕飽飢腸。

世界的罡風翻動了不景氣象，

飄霜雪把你的主顧冰殭：

一年，兩年，三年……

無情的時光儘管流淌，

他再也呼不出一鼻暖氣，

長空裏，永息了生的叫嚷。

丟下你，你寂寞地躺着，

躺在他發霉的屍旁，

躺在被遺忘了的地方！

讓風雨肢解了載運車，
把骸骨棄在你的腳上○
你祇頹然地俛着首
默守着大地的荒涼，
像守一個漏底的希望○
(冰心可還夢想那烘烘的火光？)
誰銷納你呢？可憐的煤礦！

一九三七・七・二・

小露茜，我的壞孩子！

別嚷吧，小露茜，

我的好孩子！

你真的渴想一面小旗子？

好吧，那麼我就買給你。

你最愛那一面呢？

那面軟綢的是不是？

那面最小的是不是？

這兩種旗子，讓我告訴你：

這是中國旗，那是英國旗，

你需要那一種呢？

小露茜！我的好孩子，

告訴我吧，那一種最美？

唔，你喜歡這一面嗎？

你看！她有白日，她有青天，

她還有騰湧着血的土地。

可不是嗎？小露茜，

你說吧，可還有什麼東西

比得上她的艷麗？

來，伸出你的小手，

我就把她交給你。

——哦，怎麼啦，小露茜！

爲什麼你不肯伸出手來，

來接受我的送禮？

難道你還以爲

這種及不上那種美？

呸，你錯了，你不該那樣想，

世界沒有她，就沒有美。

哪，讓我親自遞給你，

你要把她緊握在手裏。

——哦，怎麼啦，小露茜！

爲什麼你竟把她扔棄了，

把她扔棄在地？

好孩子，我是不能買那一種的，

因爲她不該屬於你；

而且她又是那樣的醜陋，

那樣的可怕，那樣的可鄙。

我不能讓她親近你，

我不能讓她執在你的手裏，

叫你向人們炫耀，

誇說着她的美麗。

——哦，怎麼啦，小露茜！

你總是那麼的一身怪脾氣！

你看，那個好孩子不是乖乖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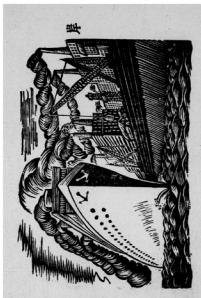
別惱壞了爸，爸爸打你！……

算了，算了，別哭吧，別哭吧！

我一面也不買給你，
你這沒出息的孩子，
小露茜，我的壞孩子！

一九三六，一一，二四，香港。

岸



岸

——爲一個可愛的小生命底誕生廿一週年作

看海上的暴雨，
看海上的風颳，
今天，是不平凡的日子！
十步之外不見人，
空濛的天
把我們密密罩住。
看東南西北
宇宙的臉怒成黑鐵！
黑鐵是無聲的宣示，
黑鐵是我們的意志：
我們甘願捨棄恬寂的聖城，
甘願浮沉在生的漂泊裏，

像那疊疊的白頭浪
保不住自己的身子，
卻總是向前撲着，
撲着，不曾有過片刻的休止。
原因是我們明白，
命運雖然把我們的美夢，
我們的幸福用利刃斬去，
但不是把我們就這樣
迫入了絕望的境地，
不，不是，絕對不是！
它是要我們在死裏求生，
絕不是在生裏去尋死。
就算它偶爾發了瘋，
兇狠得想把你
活生生的迫死，
它也沒有偌大的權力！

不見船頭已激起翻天的浪花，
這正是我們鬥爭的印記；
船喘着氣拖着震顫的身體
顛簸地迎風雨向前衝去，
衝破了宇宙黑鐵的臉，
像撕毀一層厚厚的紙。
（任它宇宙淩落泥沼
全身染滿重重的陰霾，
陰霾終會過去，
陰霾快要過去……）
看黑鐵片片的瓦解，
片片的消散；
看太陽沐浴後的笑臉；
看海被蹂躪後的慵倦，
那慵倦的舒捲。
眼前——遠遠

水一片，

天一片。

鷗來了，鷗來了！馱着溫暖

來犒勞我們這艱苦的困戰：

『尋找綠洲嗎？尋找仙島嗎？

你，光榮的偉大的船！』

船！果決地回答他們吧，

我們從不曾夢想過什麼神山，

那並非我們理想的世界，

我們是人，不是神仙，

根本就沒有那份安閒

來冥想那虛無，那渺遠……

『回聖城去吧！回聖城去吧！』

回聖城去？哼，剛說過

我們沒有那份安閒

把身鎖在禮拜堂裏，

天天祈禱上帝，感謝上帝，
賜我們飲食，賜我們安全；
腳板長了鏽，手掌生上苔，
人是無骨似的又胖又軟。
朋友！也別疑心我們是
想到紙醉金迷的地方去。
追逐，沉溺，淫佚，頹廢的生活，
祇是少爺小姐們的玩藝；
我們斷不會踏上
那沒有陽光，沒有空氣的土地！
是的，我們在尋找着永恒的國土：
那是在波濤洶湧着的盡處，
一座矗立着無數烟突的城市，
一個忙碌支配着重工業區。
那兒，大地有了沉重的載負，
龐大的機器做了它的腸胃；

那兒，馬達終日輪動着，
人跟工作永遠不離，
鋼鐵的錘擊是它的說話，
煤炭的黑氣是它的呼吸。
我們要到那兒去，到那兒去！
海鷗！請爲我們作前導吧，
也許，也許暴風雨還要來的，
可是我們已遙遙望見烟突。
暴風雨，歡迎你！你來吧，
比剛纔更猛烈的襲擊我們吧，
我們不怕，我們不怕！
橫豎我們是在善與惡，
光明與黑暗的混戰下
成長起來的，我們不怕！
對於我們，惡劣的命運
將招致更刻苦的鍛鍊；

多一回的磨難，
多一分的確信；
我們確信着終有一天，
到達波濤洶湧着的那邊○
把千斤的雙錨沉放大海，
用臂粗的纜繩扣緊了船，
陽光伴着我們，
伴着我們登岸○

一九三七，七，二九。

香 港

思慕你，香港！

像久曠的鰥夫

思慕那冶艷的女郎，

思慕你，香港！

在萬島千流的黃昏裡，

你獨自整起了晚粧，

俯瞰着平滑的明鏡，

明鏡印上你秀麗的臉龐；

披散了鬆曲的青髮，

用流霞點染黃金的彩光；

髮邊簪滿了金花，

金花開成無比的輝煌；

一千顆夜明珠綴滿身上，

你，穿上了熠燦的衣裳，
你，睜閃着一雙淫眼，
呵，一雙淫眼！像磁石
吸住了無數鐵屑的少年！
還把那縱橫的虹管
織好了紅綠的花邊，
再束一道長長的腰帶，
選那眩目的寶鑽，
教豪光的撒射
炫惑了藍海藍天。
描一個窈窕在晚風前，
在晚風前如花枝招展，
在晚風前你舞態蹁跹，
呵，蹁跹，蹁跹！你可以看得見
那戳破天幕的頂尖，
鐘樓剛敲過十點，

點點的敲聲同一的召語：

『到舞場去！到舞場去！』

舞場的電梯

儘管向上飛，向下墜，

矯健有如游龍

把牲畜塞漲了肚皮。

爲了補償「茶舞」的乏味，

煩燥的樂器忍不住寂寞

唱出了瘋狂的調子：

『歡迎你，我們的安琪！』

油油的地板上燈光像映在水裏，

燈光下蠕動着赴躑的螞蟥，

不，不是螞蟥，是糞蛆，

是糞蛆翻輾在糞池。

混着醇酒的濺沫，脂粉氣

在每一角落被風扇揚起，

正如熱風掠過糞池，
播一襲薰天的臭氣。
爵士樂下跳一次華爾茲，
誰懂得這是甚麼鬼玩意？
幹嗎肯任幾百株青春的靈花
全不經意地種在這兒，
這兒惡濁的空氣，狹隘的土地？
縱然不枯萎，也鬱得個滿臉憔悴，
還想緬腆地扎一陣妍媚？
排出去！矯健的游龍像排泄便溺，
是的，這沉澱在生活下的殘滓，
排出去，快排出去！
當鐘樓急促地喊了六聲，
東方的天幕已罩不住一抹微明，
這時你可以聽得清清：
窗外那清道夫的銅鈴

正攪碎了大街的寂靜，
驚起了海鷗，山上的蒼鷹，
搖斷了勞働者的鼾聲，
可是呵，却搖不醒
昨夜一大堆殘滓的夢境！
滿街的污穢掃得乾乾淨淨，
可是呵，却掃不清
那淫佚的處所，骯髒的魂靈！
呵，你聽，你聽！汽笛的尖響
迫出了血紅的太陽，
太陽用金箭燃起滿天明亮。
千百的人頭像潮浪
湧進了咆哮的工廠，
陽光跳躍在臉上，
像跳躍在黝古的銅鋼，
豪響的笑浪，蠻壯的臂膀，

一根毛管裏藏一注剛強，
他們是一堆堆的煤礦，
一股股的熱量。
這裏有船塢，印刷場，
這裏有膠廠，鋼鐵廠……
十小時的工作在機器旁，
把一夜培養的力量剝落精光！
誰敢闔一闔眼，把手停一停放？
誰敢在機輪的轉動下
有如在洪水的淩流裏發一霎癡想！
是水蛭咬緊他們的腳上，
血色的肌膚被吮得乾癟衰黃！
誰說水蛭不就是你的化身，
把涓滴的鮮血當作滋養的食糧，
裝成了你的健康，你的妖蕩，
然後把腰肢扭成萬般醜態，

偎倚在異國人的胸膛，

賣弄着最賤的廉恥

爲了博取片刻的狂妄。

憎恨你，香港！

像悲憤的丈夫

憎恨那私奔的娼婦，

憎恨你，香港！

一九三七・四・二二・

黃 昏

多少的黃昏，夕陽的輝煌！
多少的黃昏，晚霞的彩光！
黃昏下，我曾鵲立山頭，
把身鑄成不朽的銅像，
拖長筆直的淡影
到那無涯的遠方；
我曾俯視田疇，
臨風懷想錦繡的家鄉，
踏上南雁的旅程，
我的思緒呵無限地悠長，悠長！
悠長的思緒激成一具摩打，
摩打裏蒸發着澎湃的熱量。
爲了您，我的祖國——

柔慈的母親，我歌唱，
歌唱我感恩的頌揚：
聽那兒調整的阡陌，
古樸的農莊，
那兒盤繞的炊烟，
戲逗着嫩綠的丘崗，
那兒素色的霧靄下，蘊藏着
數千年古國的榮光，
榮光，榮光！是在那一座聳天的雲山
您帶來了生命最初的發祥？
燃一把火，撒一天星，
您，發祥在宇宙裏，在青天上；
開一朵花，有您的璀璨，
爆一炷笑，有您的威芒，
誰沒曾爲那顯赫的金光，
甘願跪在您的脚下屈降？

爲了我的忠貞，我的赤誠，
爲了您的可愛，您的端莊，
我將永恒地歌唱，
歌唱我感恩的頌揚：
自從那天您誕生了我，
永遠伴着和煦的陽光，
正如撒一顆黃色的種子，
向那肥美的園圃上。
賜給我春的雨露，夏的雲海，
秋的晴空——藍青的瓊醬，
使我披着冬的雪裘，
在陽光下漸漸成長。
您還用鐵錐錘擊着我，
把我鍊成渾身的力量，
渾身的力量呵不斷地加強，加強！
爲了您，我曉得爲什麼我要生存，

生存在強弱者的中央。
一切您用苦癢的皺臉告訴我的，
管它是日夕晨昏，我總牢記不忘。
現在我鶴立在山頭，
懷想着您過去的榮光，
過去的榮光呵
恰像在眼前撒一把謊！
教誰相信這輝煌的夕陽
已經走近了他的墓旁，
這晚霞的彩光
已經漸漸消逝在遠方；
看迷糝已展成黑夜，
柔媚的山野將被捲摺埋葬，
脚下正織奏着顫蕩的哀响，
晚風播送着哀响的淒涼。
當真您已勝不起跋涉，

疲倦得怨恨路長？
還是歷史忍心把您丟棄，
扔給蹣跚的踉蹌？
不然爲什麼您肯教
灰暗奪取了曙光？
肯教胡笳羌笛
吹換了一番模樣？
肯教關外沃腴的草原
飽養異族的肚腸？
徒令跨山越嶺的長城
默守着半殘的黃月亮，
澈夜的鼙鼓送上樵樓，
爲的是對您無壓的劫掠，
從此您便患上了惡性的失眠，
紊亂裏抽不出一刻安祥。
您的不幸，您的災殃，

使得臟腑內更結滿
潰爛難治的膿瘡，
不信？試檢看浮腫的都市，
和那破碎的村鄉：
多少人的頹唐，
多少人的流浪！
多少人拿霉腐的稻稿
修補他已圯的坭牆；
多少人把腥臭的濠溝
當作夜間入夢的天堂；
多少人爲了難耐的飢餓，
嚙着嫩葉，刮着樹瓢；
多少人闔上了眼，隨着洪流
像晚霞不知漂去那方。
如今呵如今！枉教過去的榮光
換來了嗟悼的惆悵，

空嬴下咸陽古道

斷柳映上頽牆；

巍峩的帝都

剝落了往昔的雄裝！

夜幕已深深低垂，

晚霞濺下了一抹血光。

寒風吹墮我無邊的熱淚，

無邊的熱淚滲進高崗，

高崗裏燃燒着沸騰的力量，

沸騰的力量呵，醞釀，醞釀，醞釀！

只願有一天颯一個破綻，

您，黃色的種子衝出高崗，

把赤熱的溶岩噴向天上，

有如一座熾烈的火山，

一隻自焚後更生的鳳凰。

那時，天爲您絢爛，地爲您輝煌，

宇宙裏，閃耀着希望的紅光！一九三六，三，三〇

光的歌

我是星星，我是月亮，
我是火，我是太陽。
我是暴風雨前
電的閃掠；
我是燈塔的眼睛
盯緊洶險的汪洋；
我是殺敵的快刀上
血色的鋒芒；
我是炸彈的爆燃，
我是子彈，砲彈的爆燃，
是我，把沉寂的曠野
焚燒起熱鬧的戰場；
是我，把混沌的乾坤
—— 80 ——

滌洗成清潔而晴朗○

我是光！我是光！

我是原動力的原動力，

我繪畫了宇宙的臉相，

繪畫了天象，地象，人象：

——天象的無常，

地象的滄桑，

人象的怪狀，

任它塗上了萬千個假面

也得在我的跟前暴露真相○

人類生存在我潔白的胸膛，

在我潔白的胸膛繁殖滋長○

我曾把熱力煉成一顆種子，

叫人類的腦子培起一縷思想，

思想教他們聰明，教他們健壯○

我曾以慈和的目光

瞅着他們用集團的力量
去征服自然，駕使自然。
瞅着他們刻苦地勞動，奔忙，
一天的疲乏，用舞唱
換一身忘形的歡暢。
漸漸野心的敗類爭做酋長，
酋長與酋長爭帝爭王，
不斷的殘殺，不斷的劫掠，
使得一樣的臉孔刻分了主僕，
把人間劃開一邊地獄，一邊天堂。
如今，我愁鎖着臉
瞅着人間幸災樂禍的奇象，
一方是無恥地儘管追逐，傾軋，頹唐，
一方是在飢餓和拷打之下傷亡。
插天的洋房掩不盡我的目光，
我看得清地球上每一片地方，

我顯示了人間的醜態，
人間的腥羶與骯髒。
我將把蘊藏的熱量
燃成忿怒的火光：
火光燬了罪惡的天堂，
燬了吸食民脂民膏的魔王！
火光灼起了地獄的咆哮，
灼紅了奴隸的心臟，奴隸的胆量，
好讓他們翻一個身，
向長空挺起胸膛，伸出鐵掌，
然後，我再眨一眨眼，
看新的世界上
迴蕩着新的人類那原始的歌唱
用他們神聖的血汗
協力堆起了自由，平等，博愛的天堂。
那時，我將永恒爲他們撒射着

溫煦的光，真理的光，
正如撒射着美麗的希望。
我是光！我是光！

一九三七，六，一四。

判下個難恕的罪！

『罪過！罪過！』

『活該！活該！』

一九三七・七・一三・

判下個難恕的罪！

『罪過！罪過！』

『活該！活該！』

一九三七・七・一三・

萬萬千千的拜了又跪，
跪了再拜，
唸起大篇禱詞
懇求着你的靈示，
迫你強振起莊嚴，
把天大個滑稽的謎
生生的悶藏在肚裏。
再不會有三牲
供肥了你的臉嘴，
再不會有檀香味
醒醒你的瞌睡。
真想不到，這一回
你們遭着了綁票
一網押到這兒來；
真想不到，這一回
菩薩的壽命也受限制；

判下個難恕的罪！

『罪過！罪過！』

『活該！活該！』

一九三七・七・一三・

判下個難恕的罪！

『罪過！罪過！』

『活該！活該！』

一九三七・七・一三・

一天的入息便够償補。
就是平日呢，香火也不少，
進一次香，寶燭四毫，
終日守在菩薩旁，
那還愁餓火的煎熬？
正巴望着六月十九快來到，
看廟內廟外擠成
無比的喧嘈，
無比的熱鬧，
看自己的荷包
漲得像鼓氣的青蛙。
還差不上一個月就是啦，
誰料呵，今朝
菩薩便要搬走，燬掉，
啊，我的天哪！那東挪西借的
一千幾百塊錢怎能償補？

這情形豈不是迫上死路？
死路？蛋民的嗣裔更要緊哪，
你看！金花廟前
蛋民像窩蜂爭着保駕，
保駕我們的娘娘金花。
人叢裏迸出了湧騰的浪花：
『怎麼啦，娘娘被抓去啦，
誰賜給我們子孫哪，
放下！放下！放下！』
眼看着娘娘倒在車上，
卻又不敢走前去搶，
祇教心頭酸成了悲傷，
哇！讓哭聲震聳天地吧，
倒是娘娘鎮定，一聲不響，
像豬羊運往屠場。
然而，倖運的不算沒有：

判下個難恕的罪！

『罪過！罪過！』

『活該！活該！』

一九三七・七・一三・

判下個難恕的罪！

『罪過！罪過！』

『活該！活該！』

一九三七・七・一三・

後 記

我看到我聽到，並且十分明白了
一切事物怎樣地又爲何地過去，
現在以及永久無涯，
這裂開見中軸的宇宙
呈露在我深察的意識裏，
我感到不適，我要欣然引出
可是不能——不！但還一定需要啜吸
這大地的傷痕，我就不能抽出
我的唇，等我一直吸完
所有的毒質——呵，可怕的典押！

——Edna St. Vincent Millay：再生——

爲了一切的怯懦，一切的潰腐支離，我曾
作過惡夢的沉澱。然而光明帶來了覺醒，我從
惡夢裏挺身而起，捐棄了自己塗上艷彩的秋扇
(秋扇集：作者未出版的第一次詩歌結集)我昂起頭，向
太陽邁開鐵步！

我曉得跟 Millay 中間的四分一世紀與東
西半球底隔離，以此，在北風裏許下了我們的

誓詞以後，我再生的歌聲便成為國防的歌唱，而渴望着春到人間的時候，這暴風雨中的航客能够泊上了岸。

堪慰的是人生旅途上已算完結了一個階段，前路，要看登岸後的造化了。

蘆溝的烽烟，淞滬的炮火，燃紅了我們的心，燃紅了我們的土地，我們的鋼鐵廠給搗毀了——不，真正的鋼鐵廠是要在萬千個敵人的骸骨上，用我們的先烈萬千根骸骨架起來的，我這樣確信着！我暫時卸除了工人服而穿上戰士的武裝，放下了斧鎚而提起了刀槍，我想，我有這樣的力量！

我願為祖國喊着『光的歌』底預唱。

末了，該感謝郭沫若先生為我題字，蒲風兄為我做序，梁永泰兄為我刻畫，更該感謝雯數年來永無間斷的鼓勵與慰藉，為這本東西灌溉了健康的滋料。

一九三七，一二，八〇

詩場叢書

九月的太陽

每冊實價國幣二角

著者 黃 寧 嬰

出版者 詩 歌 出 版 社

經售者 引 擎 出 版 社

上海霞飛路一百號

電話：八三八〇五

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初版

72.5.89

梁永泰刻畫

1
\$0.20